

中国古典文学名著精品集

野叟曝言



上

〔清〕夏敬渠
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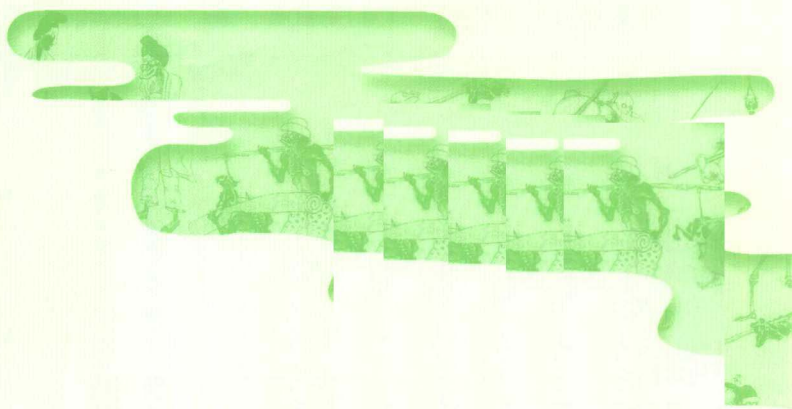
中国文史出版社



野叟曝言

(清) 夏敬渠 著

(上)



中国文史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野叟曝言 / (清) 夏敬渠著. -北京: 中国文史出版社, 2002. 11

(中国古典文学名著精品集)

ISBN 7-5034-1284-4

I. 野… II. 夏… III. 章回小说-中国-清代
IV. I242.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2) 第 083659 号.

中国古典文学名著精品集

野叟曝言 (上、下册) (清) 夏敬渠 著

出版发行: 中国文史出版社

社 址: 100811 北京太平桥大街 23 号

责任编辑: 韩淑芳

印 刷: 北京市云西华都印刷厂

装 订: 北京市云西华都印刷厂

经 销: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

开 本: 850×1168 1/32

印 张: 30 字数: 720 千字

版 次: 2003 年 1 月北京第 1 版

印 次: 2003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全套定价: 496.00 元

文史版图书如有印、装错误, 工厂负责退换。

出版前言

本套丛书，系中国明、清时代著名学者文人的著作集成，各书分别以中国古近代重要历史人物、事件，或世俗风情为题材，描述了中国封建社会的世态百象。

《东周列国志》，原系明代冯梦龙根据余邵鱼《列国志传》改编为《新列国志》一百零八回，清代蔡元放修订并加注评语，改为《东周列国志》。该书内容始于西周末年，终于秦始皇统一六国，使用浅近的文言写成。内容大体取材史书，写作态度严肃，但是其中也有少量虚构的情节。

《隋唐演义》，清初褚人穫根据《隋唐志传》、《隋炀帝艳史》改写，并加入唐、宋传奇故事。该书内容描写隋炀帝宫廷腐败生活，以及罗成、单雄信、秦琼、花木兰等人的故事。虽然该书中的情节大多数取材史料，然而同时也掺杂了不少荒诞不经的成份。

《野叟曝言》，又名《兴替全鉴》等，清代夏敬渠著，描写明代大儒文白除佛灭道、护邦安国的故事。苏州第一名士文白在其母水夫人的教诲下，维护儒学，除灭佛、老二教，明孝宗时被拜为相，封国公。

《醒世姻缘》，题西周生著，杨复吉《梦阑琐笔》谓西周生即蒲松龄，后徐志摩、胡适等人亦有这方面的大量考证文章。该书共一百回，描写狄希陈两世恶姻缘的因果报应，其中情节与《聊斋志异·江城》有近似之处，然描写范围和视角却相当宽阔。

《儿女英雄传》，又名《金玉缘》，清代文康著，原书五十三回，现存四十一回。内容描写何玉凤为父报仇，改名十三妹，出没市井，最后与安骥结缘成为夫妇。该书宣扬“大怨大仇，势不能报，今日皆配为夫妻”等等。由于原书并未完成，后人又续作三十二回。

《海上繁华梦》，清末孙家振著，原题警梦痴仙，为晚清狭邪小说代

表之一。该书内容描写清王朝摇摇欲坠时，偏安一隅的上海十里洋场畸形繁华的景象，展现了十九世纪末以至近代中国的世俗画卷。

《朱元璋演义》，又名《云合奇踪》，明代徐文长根据《皇明开运英武传》编，又有为明代武定侯郭勋传一说。从元顺帝腐败失政开始，终于朱元璋建立明朝并分封诸子功臣结束。内容绝大多数取材于史料，但同时掺杂部分荒诞之说。

清朝统治中国近三百年，《顺治皇帝》、《康熙侠义传》、《雍正皇帝》、《乾隆皇帝》、《慈禧太后》、《清宫秘史》等则为描述清代帝王及其背景下的故事，其中《光绪皇帝》、《慈禧太后》为原慈禧七女官之一德龄所著，大多是她亲眼所见、亲耳所闻，是真实描写清代宫廷内幕不可多得的作品。而《曾国藩演义》、《胡雪岩演义》则为描写清代权臣、官商的小说。《太平天国》，清末黄世仲著，至民国元年写至五十四回，因被陈炯明杀害而未能完成。作者所记“黄帝纪元四千六百零六年”，相当于公元一九〇八年。由于黄世仲抱着近乎偏见的同情态度描写太平天国史事，因此对太平天国的褒扬有一定的局限性。辛亥革命之后，汪继川又续补六集，共计一百二十回。另坊间尚有一百四十回本、一百七十四回铅印本等续补，俱质量不高。

为了有助今人认识、研究当时的社会历史现象，方便阅读和理解多方面的历史知识，并保持原著的基本风貌，对于明清白话用字，一般不予改动，如：子细（仔细）、不止（不只）、顽笑（玩笑）、从新（重新）等。在内容方面，除极个别特殊情况之外，也未做任何文字改动。

由于本套丛书的作者，均为明、清时代人物，因受其所处时代的社会环境、思想意识所囿，故此在对于人物、事件的表述及评价上，难免带有其时代烙印，甚至有些作者的历史观，根据今天的标准看是错误的，所有这些都体现出作者的时代局限性。以上这些都是应该在阅读时加以注意和分辨的。

编者

二〇〇二年十月十日

目 录

奋字卷之一

- 第一回 三首诗写书门大意 (1)
十觥酒贺圣教功臣
- 第二回 看花色眼急雨淋瓢子之头 (7)
挥麈雄谈冷水浇葫芦之背
- 第三回 只手扼游龙暗破贼坟风水 (13)
寻声起涸鲋惊回弱女馀生
- 第四回 异姓结同怀古庙烘衣情话絮 (19)
邪谋蛊贞女禅堂掷炬秃奴惊
- 第五回 灯花发火茶毗两个淫僧 (25)
虎足从风结识一条好汉
- 第六回 未鸾吹和衣报德 (31)
刘璇姑降志酬恩
- 第七回 绣被寻春猛放登徒色胆 (38)
危崖勒马惊残倩女香魂

武字卷之二

- 第八回 非雨非云绝胜巫山好梦 (43)
画天画地恍图周髀遗经
- 第九回 好友忽逢共酌十觥言志 (48)
狂风猝起终成两地相思
- 第十回 法雨有缘遇真儒回头是岸 (55)
了因无命逢介士撒手归空
- 第十一回 唤醒了缘回生起死 (61)
惊听测字有死无生

- 第十二回 刘虎臣说大话惹出盗来 (69)
文素臣费小心放将盗去
- 第十三回 为寻姬欣逢豪杰 (76)
因失帕迟误婚姻

揆字卷之三

- 第十四回 双折六归贫士翻怜财主算 (82)
低眉合眼头陀暗觑妇人胎
- 第十五回 看法王伪檄文素臣改姓更名 (88)
临帝子长洲白又李挥毫破浪
- 第十六回 又李伤寒遗铁弹 (93)
素娥取冷卧铜屏
- 第十七回 淫药迷心贞媛爬罗云雨 (99)
天泉破腹通儒笈释岐黄
- 第十八回 束矢狂生翻为座上客 (105)
操戈逆弟磕破柩前头
- 第十九回 怪医方灯下撕衣惊痘出 (113)
奇解数竿头拍手唱歌来

文字卷之四

- 第二十回 痛哭为知音一生一死交情乃见 (121)
伤心求结骨不生不死惨语难听
- 第二十一回 美女和新诗暗吐情丝一缕 (128)
良朋惊错情暗跑野路三千
- 第二十二回 倒擂台救出一双姊妹 (135)
解邪咒团成两对夫妻
- 第二十三回 为朋友热肠堤上忙追比翼鸟 (141)
听儿童拍手山中急采并头莲
- 第二十四回 真剑术一女子上树撩天 (148)
假卜算众英雄死心塌地
- 第二十五回 解翠莲三回闯破栽花船 (154)
白又李一手挽牢沉水索

天字卷之五

- 第二十六回 丫鬟怜月貌漏泄机关 (161)
公子觀花容安排坑堑
- 第二十七回 单二姨暗调铅汞 (166)
李四嫂明做黄婆
- 第二十八回 一股麻绳廊下牵来偷寨贼 (171)
两丸丹药灯前扫却妒花风
- 第二十九回 见事危贞娃戮颈 (178)
闻声迫淫妇投缳
- 第三十回 连公子丹房求秘策 (185)
李嫂儿病榻说风情
- 第三十一回 小姑嫂看淫书津津讲学 (191)
老夫妻吃热药狠狠团春
- 第三十二回 疑心成暗疾结将妹妹救亲夫 (197)
幻术摄生魂请出娘娘招怨鬼

下字卷之六

- 第三十三回 靳千户双赚鹊桥仙 (203)
刘大娘三犯江儿水
- 第三十四回 文素臣初谒金门 (209)
谢红豆一朝天子
- 第三十五回 尽臣职文征君迁谪辽东 (215)
重交情洪太常奔驰吴下
- 第三十六回 柯知县平白地放出杀人心 (220)
余夫人半青天伸下拿云手
- 第三十七回 怜独活愁分掌上珠 (225)
疗相思喜得心头草
- 第三十八回 读奇书孙康怜雪影 (230)
试英物宣武出啼声
- 第三十九回 赚花笺双词写怨 (236)
调酒令四美弄情

- 第四十回 贤母岂忘情发皆中节 (242)
淑媛能悟道色总根心

无字卷之七

- 第四十一回 任小姐单填绝命词 (247)
水夫人双种连城玉
- 第四十二回 田氏改装双珠入掌 (253)
洪文落职千里传书
- 第四十三回 侠客赠龙泉群凶授首 (259)
奄人折虎翼一性归空
- 第四十四回 仿八阵图黄昏遁甲 (263)
破两门法白昼鏖兵
- 第四十五回 虎口行奸贗虎恶于真虎 (269)
僧寮放火生僧烧作熟僧
- 第四十六回 古庙逢凶蜂螫屠龙之手 (274)
盘山遇侠狮降猛虎之威
- 第四十七回 假谈星命里寻奴 (279)
真卖卜诗中遇友
- 第四十八回 真才子压倒假名公 (286)
假新娘赚杀真娇客

双字卷之八

- 第四十九回 想中缘文素臣再朝天子 (292)
情中景谢红豆二谒金门
- 第五十回 照妖镜团圞玉镜台 (297)
割股心邂逅冰心女
- 第五十一回 未容儿真心尽孝 (302)
黄铁娘假口全贞
- 第五十二回 阻活佛升天破地藏观音出世 (308)
剃海龙入水掷铁锚金玃倾心
- 第五十三回 污泥透出白莲花千秋表节 (314)
杀阵种将连理树一捆成功

- 第五十四回 首妾入东宫口中得喜 (318)
西江寻老母耳内成惊
- 第五十五回 空流泪素臣肠断花笺 (322)
真上痰任信心迷黑狱
- 第五十六回 大话招殃丑生员扮出跪池陈髓 (328)
老羞成怒风太監学做刺股苏秦

正字卷之九

- 第五十七回 全局忽翻狼鞭箠苦了一条光棍 (333)
现钟不撞空花烛难为两个新娘
- 第五十八回 为好成空三处衾裯皆冷落 (339)
从天而降一门妻妾小团圆
- 第五十九回 辟庄老文素臣深谈性命 (342)
戒晏安水夫人独凛冰渊
- 第六十回 三女明婚鸾谐凤合 (348)
一人暗卜夫贵妻荣
- 第六十一回 六口曲团團有兆 (355)
二木林点逗无心
- 第六十二回 主辟老黄石点头 (360)
婢辟佛蓝田击节
- 第六十三回 老虎欺心献毛鳖 (366)
小儿饶舌得银蛇
- 第六十四回 浴日山设卦禳风 (372)
不贪泉藏银赈粥

士字卷之十

- 第六十五回 诛夜叉六熊戴德 (378)
救作忠六义同仇
- 第六十六回 神算定假倭功归把总 (384)
正气除邪会名托城隍
- 第六十七回 碎石台冤魂出世 (391)
看雪屏伟物招殃

第六十八回	十六妾奉先生乌龟脸面 三百鞭笞贞妇强盗心肝	(396)
第六十九回	男道学看遍花蕊 女状元独占鳌头	(400)
第七十回	白昼压妖狐忽呈玉面 深宵论活宝尽洗尘心	(403)
第七十一回	看壁词痴人入化 谭天性侠女惊心	(408)
第七十二回	以血验气大阐阴阳之化 因熊及虎广推禽兽之心	(415)

熔字卷十一

第七十三回	论一气云开日朗 呈百戏石破天惊	(422)
第七十四回	所求乎朋友相看俨然 重之以婚姻一言既出	(428)
第七十五回	盘锦囊忽见庐山面目 定乐府拓开平日心胸	(434)
第七十六回	醉中合卺潦草婚姻 梦里断绳逼真缘法	(441)
第七十七回	有肉无骨剖明千古奇冤 移妾作女解脱寸心坚结	(445)
第七十八回	主帝帝祖代崩暗尊昭烈 前比伊后比旦明颂武侯	(451)
第七十九回	为驱邪众女袒胸求赤字 因报德孤舟渡海觅红须	(458)
第八十回	婚事初筹素臣早筹兵事 大蛇未弄铁丐先弄小蛇	(464)

奋字卷之一

第一回

三首诗写书门大意 十觥酒贺圣教功臣

昔人已乘白云去，此地空余黄鹤楼。黄鹤一去不复返，
白云千载空悠悠。晴川历历汉阳树，春草青青鹦鹉洲。
日暮乡关何处是，烟波江上使人愁。

这首诗乃唐诗人崔颢所作。李太白是唐朝数一数二的才人，亦为之搁笔。后人遂把这诗来冠冕全唐。论起崔颢的诗才，原未能优于太白，只因这一首诗做得好，便觉司勋身分比青莲尚高一层。固是太白服善，亦缘这诗实有无穷妙处，故能压倒青莲。无奈历来解诗之人，都不得作诗之意，自唐及今，无人不竭力表扬，却愈表愈蒙，崔颢的诗名日盛一日，其心反日晦一日。直到本朝成化年间，一位道学先生把这首诗解与人听，然后拨云见天，才知道青莲搁笔之故。作者之心，遂如日临正午，月到中天。正是：

不得骊龙项下珠，空摹神虎皮中骨。

这诗妙处全在结末二句，从来解诗者偏将此二句解错，所以意味索然。何尝不众口极力铺张，却如矮子观场，痴人说梦，搔爬不着痒处，徒惹一身栗块而已。道学先生解曰：此诗之意是言神仙之事，子虚乌有，全不可信也。“昔人已乘白云去”，曰“已乘”是已往事，人妄传说，我未见其乘也。“此地空余黄鹤楼”，曰“空余”是没巴鼻事，我只见楼，不见黄鹤也。黄鹤既“一去不复返”，则白云亦“千载空悠悠”而已。曰“不复”，曰“空余”，皆极言其渺茫。人妄传说没巴鼻之事，为子虚乌有，全不可信也。李商隐诗“青雀西飞竟未回，君王长在集灵台”，疑即偷用此颈联二句之意。“晴川历历”我知为“汉阳树”，“春草青青”我知为“鹦鹉洲”；至昔人之乘白云或乘黄鹤，则渺渺茫茫，我不得而知也。痴人学仙，抛去乡关，往往老死不返，即如“此地空余黄鹤楼”；而昔人竟永去无归，我当急返乡关，一见父母妻子，无使我哀昔人，后人复哀我也。故合二句曰：“日暮乡关何处是，烟波江上使人愁。”“愁”字将通篇一齐收拾，何等见识，何等气力！精神意兴，何等融贯阔大！掀翻金灶，踢倒玉楼，将从来题咏一扫而空，真千古绝调，宜太白为之。

搁笔也。若上句解作昔人真正仙去，则诗中连下“空馀”“空悠悠”等字如何解？且入仙人之境，览仙人之迹，当脱却俗念，屏去尘缘，如何反切念乡关，且乡关不见而至于愁也？“愁”字俗极，笨极；愁在乡关，更俗，更笨。无论青莲断无搁笔之理，中晚诸公亦将握管而群进矣。道学先生所解如此。

毕竟道学先生何人？是本朝第一位贤臣，姓文，名白，表字素臣。听解诗者何人？是本朝第一位圣君，年号宏治，庙号孝宗皇帝。这贤臣何时解诗，这圣君何时听解，事尚在后。且说文素臣这人，是铮铮铁汉，落落奇才，吟遍江山，胸罗星斗。说他不求宦达，却见理如漆雕；说他不会风流，却多情如宋玉；挥毫作赋则颌颉颃相如，抵掌谈兵则伯仲诸葛。力能扛鼎，退然如不胜衣；勇可屠龙，凜然若将陨谷。旁通历数，下视一行；间涉岐黄，肩随仲景。以朋友为性命，奉名教若神明。真是极有血性的真儒，不识炎凉的名士。他平生有一段大本领，是止崇正学，不信异端；有一副大手眼，是解人所不能解，言人所不能言。

记得成化元年，朝廷命景王见濠、太监靳直、兵部尚书安吉，至南京祭告孝陵，并赴苏、常两府查阅江海门户，操兵防倭。安吉至苏州借观人才，以“三教同原”命题试士。素臣既不信仙，尤不喜佛，作诗两首触之。其诗云：

深耕溉种在书田，非种当锄志已坚。性道朝闻甘夕死，明新得止欲归全。岂知南极三千鹤，不识西方九品莲。忽听蜂然邪说起，摩挲秋水拂寒烟。

圣道巍巍百世尊，那容牵引入旁门？昔人附会成三教，今日支离论一元。使者经纶从可识，诸生诵读竟何存？迂儒欲叫连天屈，万里燕京叩叩闻。

安吉见诗大怒，欲褫其衣顶，罗织其罪，致之死地。访问是苏州府第一名士，但有孝行，并无劣迹。欲发中止，惟记其名籍，恨恨而已。

且道素臣是苏州府那一县人？何等阀阅，有何势力如此敢作敢为？这文素臣，名白，是苏州府吴江县人，忠孝传家。高曾祖考俱列缙绅。父亲道昌，名继洙，敦伦励行，颖识博学，由进士出身，官至广东学道，年止三十，卒于任所。夫人水氏，贤孝慈惠，经学湛深，理解精透，是一女中大儒。生子二，长名真，字古心；素臣其仲子也。文公赴广时，路产一女，落盆即死。水夫人既寡，只此两子，爱子如宝，却不事姑息，督之最严。素臣生时有玉燕入怀之兆，故乳名玉佳。文公梦空中横四大金字，曰“长发其祥”。又梦至圣亲手捧一轮赤日赐与文公，旁有僧道二人争夺，赤日发出万道烈火，将一僧一道登时烧成灰烬。文公知为异瑞，故尤爱素臣。素臣幼慧，方四岁时，即通四声之学。文公每置膝上，令其谐声，以为笑乐。偶问其志：“愿富贵否？”曰：“愿读书”。“欲中状元否？”曰：“欲为圣贤。”文公颇惊异之。十岁即工古诗，涉猎史子百家。十八岁游庠，后益事博览，精通数学，兼及歧黄、历算、韬略诸书。性恶佛老，遇佞二氏者，必力折之。水夫人尝谓曰：“佛老固谬妄，但世人沉溺已深，非口舌所能挽，何必好辨以贾祸。”素臣曰：“母亲之训当遵，但本性使然，矫矫实难。且冀百有一悟，亦为正道稍树藩篱耳。”水夫人笑而颌之，遂不复禁。故素臣应观风之试，忽见“三教同原”一题，正性勃发，遂作前两诗以触安

吉，几贾奇祸也。水夫人有弟名云，字五湖，最爱素臣，常称为丰年之玉、荒年之谷。因性耽隐逸，一日挈家而去，不知所往。五湖而外，有季叔名雷，字观水；族叔名点，字何如，俱与素臣同笔砚。亲友中申心真、景敬亭、元首公、金成之、景日京、水梁公、匡无外、余双人等为莫逆交。观水尝谓心真辈曰：“使我等并居廊庙，共行所学，致君泽民，虽皋、夔、周、召，所不敢居；恐房、杜、姚、宋之盛，尚当过之。”时心真等皆以为然。首公复请观水月旦诸人，观水曰：“公等皆卿才。日京用壮，非绝尘，即败辕耳。”指素臣曰：“此视所遭耳，不幸则为龙比，幸则其功业所至，殆未可涯量。”心真等亦以为然。素臣妻田氏，系河南内黄田翰林之女，通诗习礼，与古心妻阮氏共事孀姑，曲尽妇道，水夫人亦爱之如女。一门之内，雍雍穆穆，元气盎然。

素臣常思遨游名山大川，以广闻见，且遍览山川形势，物色风尘，以为异日施措之地。因兄弟和乐，琴瑟静好，聚顺欢然，兼有贤母训诲，学业日进，迟而未发。一日阅邸抄，见宦寺擅权，奸僧怙宠，时事日非，不敢再缓，遂请命于水夫人。水夫人慨然道：“夫教始于事亲，终于事君，安可守温清之细节，忘率土之大义？”素臣之叔何如，知有远行，约了诸相好作饯。因梁公远游，日京外出，只有心真、敬亭、首公、成之、无外、双人等七人携樽挈盒而来，与素臣送行，并邀古心入席。成之欲取酒筹行令，敬亭道：“知己谈心，不必干以酒政，还是讲学论文罢。”首公道：“今日为素兄饯行，须借酒以壮行色。酒筹太热，酒太多；讲学论文太冷，酒太少。我等九人，俱有素怀，今日挨坐而来，各言所志，言毕者进以巨觥，各人俱酌酒相贺。以志之高下大小为酒之数，在乎冷热多少之间。可乎？”众人皆称善。首公因令人满斟一杯，送与心真，道：“请教。”心真让素臣。何如道：“弟与古心在座，素臣自然不便。”心真道：“如此反主为客了。愚年已过四旬，落拓无所成就，尘世轩冕久已视之若无心，心胸垒块固亦浇之不尽。虽然窃有慕焉，鄙食其为汉之迂生，廷叱天子而神独王；鲁仲连为齐之高士，辞烹诸侯而气不沮，为人排难解纷而不居其功，与人休兵息争而不避其祸。此愚之志也。”说罢举酒，一饮而尽。首公拱手道：“此丈夫之志也，啁啁小儒，闻之掩耳矣。宜进三爵。”心真不肯，勉饮了两杯。合席各饮如数。次及敬亭，敬亭不为虚让，因说道：“愚年虽未及四十，而去日已苦其多。功名之事，等诸浮云；性命之图，危若朝露。欲塞过而未能，思养心而鲜要。目下探讨程朱，于‘主敬’二字稍有把持。倘得工夫纯熟，不至如野马无缰，便是弟的进境了，此外更何所求？”素臣肃然改容道：“此圣贤学问，非敬兄不能行，非敬兄亦不敢言。在座诸人虽各有所怀，谅无有出乎右者。这必当贺三爵。”素臣、首公等俱应道“是”，敬亭也就不敢推辞。大家都饮了三杯。首公告过罪，即说道：“江河日下，教化凌夷，弟若遇时，欲复大司徒典教之旧，以论秀书升之法得真儒。即就现在官制而论，亦须专责国子，课教贡士，如胡文定公经义治事之法。力行十年，必有真士出乎其中，然后分发郡县，使为司铎，以教天下之士。教有成者，升之太学。即士之升有多寡，以定司铎之优绌。其优者不必迁官，但优以爵禄，如汉守令故事。如此数十年，则人材日盛，教化可兴矣！”敬亭道：“弟思独善而不足，兄已兼善而有馀。宜进五爵，为天下庆得人。”素臣道：“禹、稷、颜回，同道也。是三杯罢。”因又饮了三爵。次及成之，成之道：“弟与何如、双人同志。何如不偕客，

让无外先说，我等三人同说可乎？”因及无外，无外持杯大笑。心真问故，无外道：“弟自笑弟之志没文理、没偏倚耳。诸兄之志皆希心圣贤，援引古昔，麟麟炳炳，蔚然可观，才算得志愿。至如弟者，只知道把酒问天，看花踏月；焚一炉好香，抚瑶琴数曲；烹一壶好茗，读楚些数章；泼几幅米家山水，绣几首崔珣鸳鸯。遇贫交缓急，敝簪不吝千金；逢龌龊鄙夫，老拳何妨一击。赠宝剑于烈士，拔佩刀于不平而已，诸兄闻之，得毋慨然乎？”心真道：“乐己之乐，道不背乎！圣贤忧人之忧情，岂同于沮溺？方将率天下孤寒向门俯首，又何敢笑？应进三爵。”无外只饮两杯，众人如数。贺毕，成之、双人、何如同说道：“我等之志龌龊卑鄙，本无足道，但不可匿而不陈。我等所愿者，抡元魁于乡会，占鼎甲于胪传，蜚翰苑之英声，著木天之清望。量才玉尺，桃李尽入门墙；藏简名山，神鬼皆为呵护。老姬俱拜乐天，外夷咸知苏轼。显祖宗于凤诰，垂姓字于瀛洲而已。”说毕各饮了一杯。敬亭、首公俱赞道：“才人本色，名士风流，宜贺三爵。”成之扯住不肯，因各贺了一爵。心真道：“如今要请教古心昆仲了。”古心正待开言，众家人道：“景相公来了！”

只见日京满脸酒容，一腔怒意，气冲冲的直走入来。敬亭道：“吾弟在何处饮酒，因何发怒？读书人第一要涵养气质，不该有这般光景。”日京道：“大哥，你不知原委，先是兜头一盖，把兄弟要呕死了。”素臣道：“日京天性爽直，必有原故。敬兄且不必埋怨，待日京说明原委，再作理会。”古心道：“日京馀怒未息，且饮了人席三杯，消一消怒气，再讲不迟。”家人斟酒递上。心真道：“酒且慢吃，待日京说明，才吃得爽快。”无外道：“我也急要听个明白，且把酒归了壶，省得寒了。”日京按住酒杯说道：“闷酒易醉。我在家陪一极不相知的至亲，不知吃了几杯，送他出门，就撞了这一桩闷气，把酒都涌在心头，那里还吃得下？且待我说明了，吃一个爽利罢。各位来约，值我外出，直到昨日二更天回家，方才知。一早就起来，偏撞着这位至亲，只得陪他吃了点心，就对他席饯行的话。他说早着哩，我们许久不会，正要叙阔，难道只有文素臣是朋友吗？”首公欲问那至亲何人，却被无外止住。日京道：“我那时心里就闷得慌。没奈何，留他吃饭，被他絮烦一个没住头，也不知他讲了些甚么话。直陪他吃完了饭，送他出门，一径往这里来。到得县前，平白地拥出许多人来，把我截住在那边。只见有七八个人都打得两腿血淋，看的有整百人，一片声替他叫屈，说是真正奇闻。”因笑道：“我那时就把饯行之事搁起，挤进去，细细根问。才知道那二十五六岁年纪，白面孔，额上有一个大黑痣的，叫做屈伯明。”首公失惊道：“屈伯明是贫而有志的人，他为何事？他也是秀才，这瘟官难道就敢加刑吗？”无外着急道：“现是牵枝带叶的说了这半天，还没头没脑，首兄怎只顾打断他的话头！日京道：“打的却不是他，他住在北关外，训蒙糊口。有妻子何氏，相貌端正。不知那一日，来了一个五台山化缘的和尚，说会祝由治病，叫做行县。看上何氏，几番到他家去募化，何氏回绝。到前晚三更天，行县掇门进去，脱衣上床，竟去强奸何氏。何氏不从，极声喊叫。邻人闻声赴救，被行县打伤了好几个，赤体逃跑，哄动了一关的人，直赶到几里路外，才拿着了。因这贼秃跑急了，黑夜慌张跌在一个野坑里，满身臭粪，才被众人捉住。到馆中叫了屈伯明，一同进城解官审究。县官不肯坐堂，押坐班房里面，今日才叫进去，将受伤并

捉获的人打得死去活来，说是邻佑地方并非应行捉奸之人，又未在奸所捕获，将行县竟行释放，骂也不骂一声。屈伯明上去叫屈，县官不理，立时撵出。我那时恨不得撞进县去，打这脏胚一顿。奈是白衣，也没这个道理。一路越想越气，几乎把肚皮都憋穿了。不料走进门来又受大哥一番埋怨。”无外一面听一面摩着肚子道：“这须用去年三月初头那响雷把赃官、贼秃一斧一个登时劈死，方出我胸中之气。敬亭，我不知就里，所以埋冤，若是我在那里，也要生气。”古心道：“总之，是个和尚便有五六分可杀的了。奸邪贼盗到了无可奈何，就去削发避罪。今日强奸之事？本不稀奇，但可恨瘟官枉断，真属千古奇闻。”成之道：“柯浑是广东人。广东有许多州县妇女以行奸下蛊为事，夫男明知不禁。邻保捉奸，柯浑必反以为奇闻。”心真道：“丈夫不在家，妇女喊救，邻保若不赴援，必至失节后已。于奸所打伤多人，赤体被获，岂犹有诬拿之事，而云非奸所捕获？柯浑也是科甲出身，如此断法，真属丧心。”何如道：“柯浑丧心，必得恶报。但向以如此丧心，其中定有别故。”首公道：“伯明有志之士，此番冤抑，焉知非激之使奋？仕途狭窄，恐非柯浑之福。”双人道：“行县强奸未成，应得重罪，而脱然法外，真属不平。”敬亭道：“行县亦必得恶报，岂能终逃法外耶！”素臣太息道：“水有源，木有本。奸僧肆虐，总恃佛为护符，安得扫除芜秽，为拔本塞源之治哉？”成之道：“事已如此，空言奚益！我等且完正事，乡邻之斗，暂且搁过一边，待他日各有际遇，再行廓清未晚。”因将席间言志饮酒之事，向日京述一遍，道：“如今就轮着你了。”家人们早已添上杯箸，把原斟的换过。

日京更不言语，连饮三杯，说道：“小弟之志微类心真、无外两兄，而与家兄辈则迥乎各别。弟性粗豪，未尝学问，也不识理学渊源，也不论词宗同异，也不耐烦与腐儒酸子镇日没偏偏的歪缠。遇有际会，扞鬣而谈，下马作露布，上马杀贼，如耿恭、班定远辈，立功绝域，图像凌烟。倘时运不齐，便牛角挂书，鳌头饮酒，路见不平，拔刀相助，一腔热血，偏洒孤穷。吾愿已定，诸兄得毋笑其狂，且嗤其妄乎！”首公道：“这才是英雄作用，觉弟辈所言，不脱俗儒腔调。此一席话，几如羯鼓解秽矣。”因唤人斟上五爵。敬亭道：“舍弟粗豪，首兄不责其率尔，反以五爵相贺，殊非朋友之道。”日京止肯吃一杯，被首公、心真、无外劝足了三杯。日京请问古心之志，古心道：“弟本拘迂，初无大志，惟愿取科甲以显亲，绝仕进以全性，彩衣侍母，青毡课子，种几株修竹，拓一本兰亭，耳听些好鸟枝头，眼看些落花水面，我寻我乐，吾爱吾庐而已。”心真、成之、无外俱赞道：“古兄之志，进不求荣，退不遗世；养亲教子，笃尽天伦；闭户读书，自得至乐，较我等所言，奚啻上下床之别？宜进五爵。”古心止受一爵，被敬亭苦劝，复受一杯。众人贺毕，未及素臣。素臣命童儿奚囊拿过花笺一幅，援笔书古风一首，其词曰：

深山之深白云封，青天白日无人踪。拥书万卷图百卷，千缸葡萄双芙蓉。一发书，一披图，时乎嘻笑时嗟吁。嗟吁嘻笑两无极，芙蓉光芒射四隅。山间灵怪走欲尽，指天直落日中乌。双剑入匣破泥光，光凝琥珀浸头颅。高歌太白襄阳句，清风明月来相娱。上方星斗供揽握，下视尘世如蟪蛄。君不见汉两京、晋三都，斯文空在人俱无。江水东南流不转，

功名富贵真土苴。读书舞剑更酌酒，此乐那复思铜符。山中云，云中山，
尔能容我之痴顽。与尔百世常相守，魂魄安能离此间！

素臣写完道：“此鄙志也。”众人看过，俱哗然道：“诗虽绝佳，不过渊明无功之流，何足以辱素兄。知己相聚，乃有隐情，该先罚三大杯，重复宣示。”因大家立起身来逼着素臣饮酒。素臣无奈，立饮毕，拱令还座，然后说道：“弟之本愿实止于此，诸兄既众口一辞，弟亦卒难致辩。弟向有一梦想，本不可以言志，今被诸兄相责，只得也说出来，以博一粲。慨自秦汉以来，老佛之流祸几千百年矣。韩公《原道》虽有人其人、火其书、庐其居之说，而托诸空言，虽切何补？设使得时而驾，遇一德之君，措千秋之业，要扫除二氏，独尊圣经，将吏部这一篇亘古不磨的文章，实实见诸行事，天下之民复归于四，天下之教复归于一，使数千百年蟠结之大害，如距斯脱。此则弟之梦想而忘冀者也。”心真等七人俱以手加额，极口赞叹道：“此非素兄不能行，非素兄不敢言。不朽之功，无疆之福，古昔圣贤所实式凭之者也，我等俱在下风矣，宜饮百觥，酒贺亦如数。”日京复抚掌道：“我受着一肚子恶气，正没发泄。如今素兄要除灭佛老，行县这厮定该枭首示众。这刽子一缺，舍我其谁？”何如道：“百觥太多，在座也没几人能饮此数。各饮五爵，无徒慕虚名而无其实也。”无外道：“有此非常之志，必受非常之赏，五爵断不足酬。”从三十、二十觥，减至十觥。素臣被众人逼着，只得饮了十大杯，众人俱贺十杯。成之量窄，无外代饮如数。无外更与日京、心真你一杯我一盏向素臣复贺。大家吃得尽醉。首公问素臣：“此行先往何处？专是游学，抑有别故？何日回家？临期我等好来接风，再图畅叙。”素臣道：“弟此行欲先往江西，登滕王之阁，望丰城之气，泛彭蠡之湖，躐匡庐之顶。归途则由山阴禹穴以探天台、雁荡诸胜，如苏黄门之欲以名山大川广其志意，非有他故也。出月初二日即行，归期未可预卜，大约少则三、四月，多则半年，再与诸兄把臂。”日京道：“休听素兄瞎话，那里是游学，韩太尉且靠后，肯学苏黄门？他的心晒干了，比色斗还大哩！”素臣笑道：“昔人云：胆欲大而心欲小。若果如日京所言，则弟为天下之妄人矣。”双人道：“闻学宪已经出京，不知先按何地？还须速归为妙。”素臣笑道：“韩太尉、苏黄门则吾岂敢，尚不至如村学究恋恋于鸡肋耳。”遂大家一笑而别。

素臣择于成化三年三月初二日起身，诸言志者俱来送别，独有日京不知所往。素臣拜别祖先，向水夫人房中叩别，听了嘱咐，别过兄嫂，嘱妻田氏小心侍奉，吩咐老家人文虚夫妇，紫函、冰絃两个丫鬟，在家照管，带着小童奚囊，别了亲友，竟望江西而来。正是：

马当风想滕王阁，文种潮生西子湖。